

晚报
帮帮团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深入调查 帮你解难责编/唐英
美编/吴志立 校读/欧艳

留言板(2024-10-15)

唐女士：我在岳麓区的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输液，医嘱本来写的是输左氧氟沙星，但他们给我用的是莫西沙星，用错了药，现在他们也不管我。希望晚报记者帮我维权。

回音壁(2024-10-25)

晚报帮帮团：收到留言板后，长沙晚报全媒体群众工作平台编辑与留言网友唐女士、梅溪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找到唐女士展开调解工作。当时唐女士输液时医嘱写的是输左氧氟沙星，但该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无库存，遂给唐女士输了莫西沙星。二者都是针对细菌感染的炎症的，只是在疗效等方面有一定差异。事后，唐女士对梅溪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处理态度表示满意，对调解结果表示认可。

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黎铁桥 整理

共享电单车头盔有异味，骑行者出“奇招”

晚报帮帮团记者对市民吐槽进行调查反馈后，相关运营商承诺将对清理消毒环节进行优化

长沙晚报11月3日讯(全媒体记者 何乐 实习生 廖叶婷)在长沙，共享出行已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共享电单车以其便捷与实惠的特性，为市民出行提供了多元化的选择。如何才能让骑行者安全出行、有更好的体验感，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近日，市民周女士通过长沙晚报全媒体群众工作平台反映，部分共享电单车的头盔有着难闻的气味，戴的话有点脏，不戴的话不安全又会交警查处，让她左右为难。

吐槽：头盔异味令骑行者“奇招”百出

“我上班的地方离家不太远，为了方便我经常骑共享电单车来回，好几次碰到头盔气味难闻的情况，感觉非常难受。没办法，我就经常在口袋里放一个一次性浴帽，有时候没带浴帽我就垫几张纸。”周女士无奈地说。

市民高先生表示，家单位不远不近，有几次想骑共享电单车代步，但戴上头盔，异味令他立马放弃而改坐公交车。

“我害怕被传染头皮疾病，后来又套了层塑料袋。”网友“小桥”通过社交平台告诉记者，之前戴鸭舌帽再戴头盔，骑行过程中总能闻到怪味，取下头盔后鸭舌帽上也有怪味的残留。

“戴上头盔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又要洗头了。”罗同学是长沙一所大学的学生，她说，由于宿舍与教学楼有段距离，步行

时间太长，她和同学通常选择骑宿舍楼下的共享电单车去上课，但是经常碰到有味道的头盔。夏秋交际时，头盔里汗水加雨水在高温作用下冒出一股让人恶心的怪味，“头盔不洗，就只能是我们骑完车洗头了”。

去年她还看到有同学中途取下头盔挂在胸前，应付一下电单车的提示，在电单车再次提醒时又戴上头盔应付检测随后又取下。大学城车辆较多、人流量较大，这样出行挺不安全的。罗同学告诉记者，现在她学“聪明”了，扫码后如果发现头盔有异味，她会选择另外的车骑。

王先生是一名理发师，在高桥附近常骑共享电单车上下班，他说有的头盔的恶臭让他难以忍受，为了应付，“会把头盔戴在腿上，用膝盖顶着”。

体验：雨后头盔留有异味

10月29日下午，记者在丝茅冲、三一大道、北辰三角洲等共享电单车停放点进行探访，只见在各停放点摆放的共享电单车品牌众多，包括美团、滴滴青桔、哈啰出行、小黄鸭出行等。在三一大道路口的停放点，记者观察了半小时左右，发现使用共享电单车的用户往来不断，有骑行的也有来还车的，在开启电单车的时候均戴上了头盔。

“有些头盔有味道、有些没味，看运气。不过现在天气凉了，味道小了一些，夏天的时候味道会大一些。”一名刚刚停好共享电单车的用户告诉记者，“但头盔还是得戴，安全第一。碰到头盔有味道的车子，我也想去提建议，但是不清楚往哪里提，也就算了。”

记者扫码打开其中一辆滴滴青桔电单车，就发现头盔内留有雨水残渍，海绵层和两侧织带有明显的阴干的异味。



在长沙，共享出行已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何乐 摄

调查：头盔异味有可能来自头盔系带

共享电单车企业对头盔的养护是怎样做的呢？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了多个共享电单车品牌的客服。一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每天会安排运维人员进行日常路面清理作业，清理范围包括头盔、车篮和车身广告。

“从2023年起，我们将头盔的原本横放向外放置模式更换为竖立放置，就是为了提升头盔整洁度，避免外部灰尘落入。在头

盔人力清洁方面，我们定期开展头盔集中清理工作，重点对头盔内部进行清洁和消毒。”一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是用头盔清洁剂对头盔内外部进行清洁消毒，然后用湿毛巾擦干、处理篮筐内的多余垃圾，这种方式主要是有效去除头盔内的油污、异味等。而且头盔清洁消毒是纳入日常运营工作考核中的，运维定期清洁后需后台上传照片反馈。

另一家企业相关负责人则告诉记者，公

司都有安排专人对运营车辆的所有头盔进行设备检修，对响应不灵敏、破损或者缺失头盔的车辆进行硬件升级和维修，从而实现用户便捷安全使用头盔。

那为什么很多共享电单车头盔还是有异味呢？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有异味并不是因为帽子，很有可能是因为头盔系带。因为头盔系带经常和皮肤接触而且容易潮湿积水，如果不经常进行消毒处理，时间长了就有异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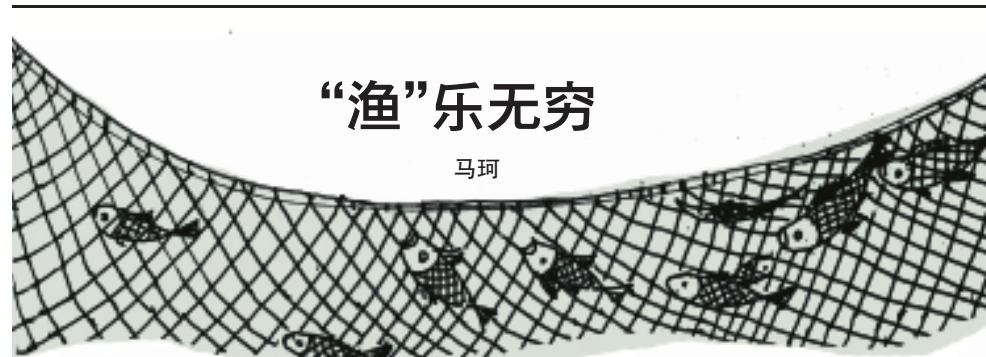
破解：运营商承诺优化消毒环节

“长沙交警近年来在持续开展电动单车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专项整治，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公安机关交管部门依法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并给予警告或者罚款等处罚。”赵东平说。

“配合交通法规，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包括用户在骑行中如果摘掉头盔，车辆会自动识别，并语音提示用户戴好头盔，如果头盔一直没有戴好，车辆会在30秒后自动断电。这样既能保障因突然断电引发交通事故的风险，也能给用户一个找到停车位置

戴好头盔的缓冲时间。”一共享电动单车企业负责人介绍。记者了解到，哈啰、美团、喜宝达等企业都相继研发了智能头盔技术，通过技术手段限制，用户如果不戴头盔，车辆将无法通电。

“市民如果发现头盔有味道的情况，可通过在线客服进行反馈，我们会及时跟进处理的。下一步我们将加强监管，同步对清理消毒环节进行优化，对头盔上的系带也会及时进行消毒处理。”关于头盔有味道的情况，该企业负责人表示。



“渔”乐无穷

马珂

秋日我应朋友之邀，带十多岁的女儿去山里小住，过上了几天捕鱼捞虾的美好日子。朋友的住宅在大山深处，门前是纵横交错的稻田和溪流，屋后是水塘和泉水叮咚的山沟，各种鱼虾藏身其中。捕鱼捞虾是我儿时最热衷的乐事，来到渔猎环境如此优渥的山村，自然要重温一番旧日的快乐时光。

连日来，朋友领我们去山沟、去小溪、去水塘，体验了多种渔猎之乐。记忆深刻的是去小溪震鱼。我们带着鱼篓、铁桶和两把长柄铁锤出门。小溪从大山深处蜿蜒而下，横卧在黄澄澄的稻田中间，清澈见底，水流淙淙。来到溪边，朋友递给我一把大锤，教我对准水中的灰褐色大石头猛砸，然后把石头翻开，浑水中就有被震昏的鱼虾螃蟹翻着肚皮随波逐流。一把抓住丢进桶里。

我们一路逆流而上，许多鱼虾螃蟹被抓到鱼篓和铁桶之中。朋友随后又在田垄里发现一处浑浊的水塘。我们用泥巴堵住上游的水流，再把渔获集中装入鱼篓，用铁桶将塘水舀干，里面果然有许多鲫鱼和泥鳅。女儿也加入抓鱼的阵容，弄得满身泥水，却体验到了户外捕鱼的乐趣。

在乡村，捕鱼的方法可谓层出不穷。大人小孩都乐此不疲。儿时生活在依山傍水的村庄，每户人家都有各式各样的渔猎工具。孩子们常用的是排针扎泥鳅、扎猛子摸鱼、安放鱼笼、设置竹筒和围塘放水等，大人则喜欢下丝网、撒罟、放沉钩、撒网网。

盛夏的夜晚燥热。村里的孩子晚饭后常相约一起，趁天黑打着火把去水塘或溪里用一头绑着排针的竹器扎鱼或泥鳅。待火把照见水里乘凉的鱼或泥鳅时，用力一扎，抬手就能收入鱼篓。有时还能扎到肥大的黄鳝。火把在原野里一点一点地化开夜色，远远看去像蜿蜒的火龙。次日早餐，大伙儿端着饭碗相互串门，交换品尝昨晚收获的美味。那种情景历久弥新。

大雨过后，溪水猛涨，漫过堤岸四处奔流。我们待洪水消退时带上鱼篓，去溪边捕捉搁浅在水坑里的小鱼。有一回，我和二弟找到一处洪水泛滥后的洼地，游动的小鱼

在昏黄的水中划起缕缕波纹。兄弟俩挽起裤腿下水，一条条鲜活的鲫鱼和鳊鱼被捉入鱼篓。

记忆中还有一次爷爷趁洪水暴涨在回水湾用罟撒鱼的情景。那天爷爷在菜园劳作，突然天降大雨。山洪从山沟里滚滚而下，溪水猛涨。收工回家的爷爷穿上蓑衣、戴上斗笠，扛着用竹竿和麻线制作的鱼罟去了一处回水湾。小半天时间，就捕到半篓鲜活的翘嘴鱼。晚餐时，一大盆香味扑鼻的黄焖翘嘴鱼端上饭桌，一家人满心欢喜。

父亲是个捕虾能手。屋前溪里一丛丛柔软的水草中，生长着密密麻麻的虾米。夏日的黄昏，父亲往往会带着竹篓和虾具去溪里捞虾。回到家把新鲜的虾米倒入铁锅炒至橘红，摊开在簸箕里放在通风处晾干，然后装入陶罐慢慢享用。虾米炒韭菜是父亲的最爱。农忙时节，收工回家的父亲往往会在下厨炒上一碗韭菜炒米，喝上两杯高度白酒，以此缓解一天的疲惫。

家乡过年有个习俗，年夜饭必须有鱼，寓意年年有余。没有鲜鱼，往往会在年前去商店购买小干鱼。有年腊月商店里干鱼脱销，父亲在腊月二十九带着我和二弟去溪里撒网捕鱼。严寒的溪水寒冷刺骨，但为了年年有余的信念，父亲挽起裤腿赤脚站在水里撒开渔网，然后慢慢收拢。我和二弟兴奋地拎起网到的小鱼。大年三十，一家人终于在团年席上吃到了新鲜美味的小鱼，过年的气氛意兴盎然。

村子里有个名叫田坨的年轻人，半年前向奶奶借了两块钱无力偿还，结果捉了他抓获的小半篓黄鳝来抵账。奶奶将黄鳝养在一桶清水里，让它们吐了两天肚子里的泥土，然后每天晚餐时都煎上一大碗盘黄鳝摆在饭桌中央。我们夹起蚊香般盘成一圈圈的黄鳝送进嘴里，满口都是香喷喷的。

童年的时光飞逝而过；在故乡捕鱼的经历恍然如昨。每当孩子们从水里捞起一个个鲜活的精灵，感受到的不仅是开心与快乐，还有生命的活力和自由，不亦快哉！

哥哥一清早打电话给我：“记得明天带堂客和崽回马路口吃晚饭。”“为什么不，不都是周六回家陪爸妈吗？”哥哥显然生气了：“你这家伙，明天老娘八十岁，忘呢？”说完挂了电话。霎时间，深深的自责涌上了我的心头。平时自我安慰别的本事没有，但对爹娘还算孝顺，母亲八十岁大寿居然都忘了！

母亲生日过农历，那个日子我当然永远不会忘。但我属于对日子不敏感的人，我牢牢记得每年桂花盛开后的一个月母亲生日来临。可今年这个参照物不灵，只到农历九月花才开。当年在外工作，想家的时候，闭上眼睛，就是年轻的妈妈牵着年幼的我，迎着风雪穿越山岗田野送我去读书，那时学校离家十几里，她怕我一不小心脚打滑掉进池塘，把她的满崽淹死了。记忆中永远年轻的母亲，怎么一不小心就八十大寿了？！

在我老家马路口，别说八十大寿，就是平时谁家孩子升学，或者起了栋房子都算大事，总要摆几桌酒。当然，这一是反映了邻里关系好，二是乡间的古老风俗。据说很久很久以前，大家都很忙，往往通过这种方式收点人情解决下燃眉之急，这也算是古老的“众筹”方式吧。自从父母从城里退休搬回乡下老家后，别人家办事他们都去随礼，但我们家从不搞，父亲八十岁的时候就推了一回，其实一开始他想搞十几桌，并不是想着收回人情，就是想热闹一下。但母亲开导他：“算了，不搞算了，跟大家讲清下。别人家办事我们还是去，就当是花点钱请大家吃饭图个快乐。”于是乡亲们便又守着母亲生日，但母亲早就找好了自己的理由：“谢谢大家，八十岁得得意自己，免得动静太大惊动了阎王，晓得我八十了，难免惦记着我”。于是，大家也就不再闹了。

了解我的朋友们都说我倔，像个“骡驴子”，有的说得好听点叫“傲骨”，尽管表面笑眯眯的，骨子里都不肯为不认可的事和人低头。吃了很多暗亏，依然未改半分。其实这一点遗传自母亲，记得小时候《上海滩》热播，整个马路口就一台电视机，而那户人家恰恰是母亲曾经在他们困难时帮过的人，母亲当时才三十多岁，自然是追则一族。有个周末，她很自信地牵着我的手去那户人家看电视，一时间忘了自己带凳子，那时看电视是要自己带椅子的。事实上也许她以为主家会请她上座并泡茶作陪。结果一去，人家却说：“你凳子都不带，我这儿没地方坐了。”母亲也没生气，轻轻笑道：“没关系，我只是路过而已。”那时我才六岁，母亲牵着我回来时说：“满仔子，争口气，这电视咱不看了，行了不？”我似懂非懂，但坚定地支持她：“妈，

老母亲的生日

朱净波

不看了，咱回家去。”一年后，父亲省吃俭用，找朋友帮忙买了一台旧彩电，这还算是马路口为数不多的彩电。从此后，晚上到我家看电视的人络绎不绝，母亲总是笑脸相迎，还特意做了几条两米长的大条凳给乡亲们坐，免得他们自己背椅子。

我参加工作后，住在单位一楼，长沙的四月天理所当然的回潮，地板总是湿漉漉的。我家老大出生时，父母住在我家一起带孩子，有单位领导来我家看毛毛，开门时我脚一滑，于是那场面就很有画面感了：领导一进门，我却因为怕摔倒下意识将身体保持平衡，将脑袋直接低到了领导腰以下。领导走了后，母亲轻轻跟我说：“满仔啊，要记着你是男子汉，脚把子要站稳点！”我当然知道母亲有点生气，就说：“娘哎，是地板打滑呢。放心，你崽不是那号人。”母亲这才喜笑颜开。

小时候，尽管我家也只是勉强温饱，但母亲却总是对比我们更困难的人慷慨解囊。邻居张姨家子女多，粮食不够吃，很多时候只能用麦麸或红薯掺米煮饭吃，母亲就叫我们用饭和她家孩子们换麦麸吃，这些“五谷杂粮”现在看来是好东西，在当时确是很多孩子的“梦魇”。那时北方某个省份来的“叫花子”比较多，母亲也总是扎实装一杯米给他们，不给他们脸色。天气热时还经常把家里的草帽送给他们避暑。不过也经常遇到“熟人”，今天刚走，明天又来了，但母亲一般不揭穿，至于第三次再来，母亲就不惯着他们了，母亲说：“有困难可以理解，但做人得要自尊。”

如果不是“邂逅”了《长沙晚报》，不是“邂逅”了橘洲副刊，不是“邂逅”了几位亦师亦友的编辑老师，我想，或许已远离写作这个爱好了。至今，尽管我没有写出什么有影响的文学作品，但能坚持走在这条路上，于我而言，有《长沙晚报》一份功劳！

我是2007年11月的一天，在衡阳市图书馆初识《长沙晚报》的。因当时在报纸“橘洲”副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日后再去图书馆，我便优先选择《长沙晚报》阅读。

一次次的亲密接触，我对《长沙晚报》的好感一天天加深，对文学作品也有了一种向往。每当读到入心的文字时，一边激动不已，一边用笔纸恭恭敬敬地记录下来。逐渐觉得文字这东西非常诱人，有种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此后只要进图书馆，我就把阅读这份报纸当作一个任务去完成，内心也开始生发文学作品的冲动。

我发表的第一篇散文题为《柳絮雨》，篇幅虽不长，就千把字儿，但是我“登”上《长沙晚报》这个平台的另一个起点和迈出的又一小步。

在《长沙晚报》“橘洲”副刊，我被编辑老师选发得较多的是诗，都是通过电子邮箱自然投稿的。我写的诗及散文，百分之百的原创，百分之百的发自肺腑。现在读着十几年前写的人生感悟及生活故事，内心感慨颇多。既慨叹光阴易逝，更感慨倘若没有《长沙晚报》“橘洲”副刊，没有众多编辑老师的无私付出，我哪里可能存留下这多的岁月印记？重温一首诗、一篇文字，一段段往事恍若就在昨天……

转瞬间，几十年



文苑

责编/张辉东
美编/吴志立
校读/欧艳

隐于时光的谢意

剑君

一晃即逝，《长沙晚报》将迎来她创刊七十周年。回顾过往，我的不少习作，是在各位老师的指导下才有机会刊于《长沙晚报》“橘洲”副刊的，他们对我这个学生的鼓励是相当大的，对不曾谋面或谋面的老师们，我一直心存感激，他们都是“橘洲”副刊大山一样朴实、慈厚的编辑。有了他们无微不至的关爱与指点，此后，我有不少习作得以在“橘洲”这块文学沃土上“露脸”。

为了及时获得《长沙晚报》更多信息，在女儿的帮助下，我在电脑和手机上分别下载了《长沙晚报》数字报及“掌上长沙”App。每天一早睁开眼睛，我第一件事便是打开当日的《长沙晚报》数字报，阅读“橘洲”副刊，从中分享各位文朋诗友的快乐。

有朋友说，心的淡泊，或许才能更多地生活在纷乱中接近美。过去十余年，我有幸和《长沙晚报》结缘。每天，当看到《长沙晚报》数字报在凌晨如期而至时，我心里必泛起抑制不住的喜悦，忙不迭地打开阅读，觉得能与《长沙晚报》一起成长、一起变老，是我幸运的事情。

回望身后的足迹，我的内心是满满的感恩和祝福，祝福《长沙晚报》及其“橘洲”副刊一切都奔向美好，且无限美好。

回报岁月 真情不老
我与《长沙晚报》征文
投稿邮箱 cswbxxcx@163.com